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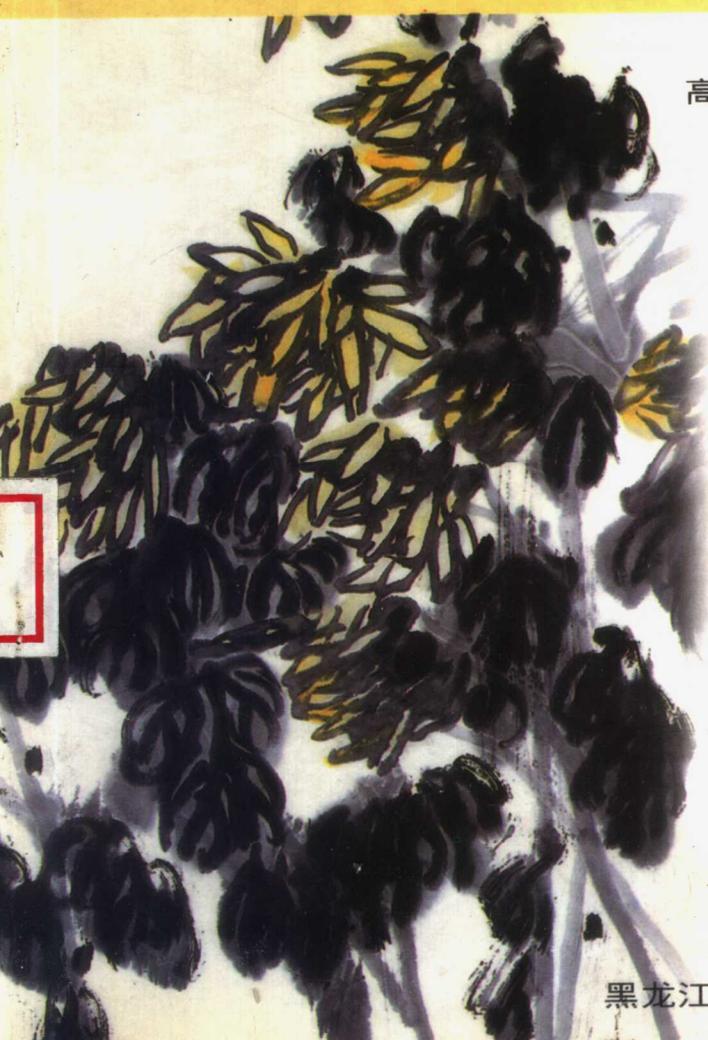
神笔
丛书



梅兰竹菊技法画例

MEILAN ZHUJU JIFA HUALI

著
高卉民

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著 高卉民
出版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梅 兰 竹 菊 技 法 画 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梅兰竹菊技法画例 / 高卉民著. — 哈尔滨: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, 2001.12

(神笔丛书)

ISBN 7-5318-0988-5

I. 梅… II. 高… III. 花卉画 - 技法(美术)

IV. J212.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86212号

总创意: 姚凤林

责任编辑: 黄晓平

吴炳尧

整体设计: 蒋悦

黄晓平

审校: 陈澈

摄影: 孟胜欧

李群

亓兵

电脑制作: 安欣

电脑分色: 暴毅

梅兰竹菊技法画例

MEILAN ZHUJU JIFA HUALI

著 高卉民

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社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

邮编 150016

电话 0451-4270529 4270525

制版 黑龙江龙美彩色制版有限公司

印刷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

版次 2002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02年1月第1次

开本 889×1194 1/16

印张 7.5

印数 1-5000

书号 ISBN 7-5318-0988-5/J·989

定价 40.00元

本书如出现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	梅兰竹菊概说	1	第四章	梅兰竹菊学习方法	106
第二章	梅兰竹菊渊源	8	一	程式入手.....	106
	一 写梅 — 源流与发展.....	8	二	规律深化.....	107
	二 写兰 — 源流与发展.....	10	三	临写提高.....	108
	三 写竹 — 源流与发展.....	12	四	默写成画.....	109
	四 写菊 — 源流与发展.....	15	五	写生感受.....	110
第三章	梅兰竹菊技法画例	17	六	玩味小品.....	111
	一 写梅技法.....	17	七	创作精神.....	112
	二 写兰技法.....	35	八	书画同练.....	114
	三 写竹技法.....	53	九	诗丰画蕴.....	116
	四 写菊技法.....	84			



梅、兰、竹、菊称花鸟画“四君子”历史已久，千年不衰，原因何在？不仅因为梅、兰、竹、菊的自然之美，众人熟悉，更因其特性、特征有君子之德。对自然美的表现是人生存之乐趣，具有永恒意义，加之梅、兰、竹、菊之艺术美的形态与人的善美观念，追求向往相联系，与文化审美价值观念相联系，符合民族的心理习惯。四君子的玉姿倩影寄寓画家的清逸心境，高尚情操，“君子”之品、人品融含在一起，淡泊高雅，博人喜爱，所以繁衍兴盛，风行不息。中国文化不衰老——老成、老道、老辣；传统美学又推崇古——高古、苍古、古朴、古雅、古拙。古老有历史沧桑之内涵，有文化积淀之底蕴，这便是欣赏者的基础——民族感情、民族精神，因之便可以理解、可以欣赏。

君子乃具理想人格与作风的人。梅、兰、竹、菊之姿具自然风物之美，梅、兰、竹、菊之品格有君子之风，尊为“四君子”，是美善结合的经典，雅俗而共赏。



梅：“万花皆寂寞”、“凌寒独自开”；
兰：“不以无人而不芳，不为穷困而改节”；

竹：“未出土时先有节，到凌云处总虚心”；
菊：“莫嫌老圃秋容淡，犹有黄花晚节香”。



诗人、学者、画家歌咏“四君子”，讴其美，赞其品，喻操比德。刚正不阿、不畏强暴、与世无争、虚心不傲，是对自身的鞭策，以其修道立德。究写“四君子”的历史过程，可悟：“四君子”画与人的思想情愫密切相关，与社会审美相适应，夺造化而移精神之遐思，缘物而寄情，托寓而言志，陶冶情操，愉悦精神，积淀成

优秀之传统、程式、程序、规律、高标成定格。“四君子”是文人画的代表题材，文人画家既有思想，又有文化修养，文学诗赋、书法篆印水平与画法相当，使得四君子画具有高超的艺术性，耸起座座峰巅，为世界艺坛公认，难于承续与超越。



今人写“四君子”，应强调生命精神的表现，追求对其真、神、韵、味、意的移情。不泥于伦理意喻，操节寄寓，志怀讽比，而要有综合性的观照，自出手眼，以真实感受为主导。不仅题材表现上要创新，而且要在

传统与革新、中西文化特质、现代审美及趋势等深层次上加以思考，抒发新的情感内涵、新的意识。笔墨当随时代，风格力求创新，穷极情姿；形式上有新美感，章法取势，巧思妙构；学古而不泥古，承师且又独树。



“四君子”是我国传统绘画之精华，技法精深、理论详臻、风格鲜明、体系完整。最讲究笔墨、程式、书法、意境、趣味、艺术品格。“古来画法即书法，时从用墨窥良工”，这一特点从“四君子”上表现尤为突出，便于艺术发挥，笔墨发挥越好。内在美的韵律越丰富，此时作画人的风情韵致也拔高了，相渗互补。中国画也

因“四君子”的丰富营养而促进了发展。学习之道，先入传统，从习共法、程式入手，熟古法，后脱法，善默写，再创造出自己的风格，终无法而成自法。不走自然主义之路，又不被古法禁锢，重文化修养，究深艺理画论，多观多识精品名作，勤写苦练，必有所成。“四君子”最吃功夫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



总之“四君子”画理论水平之高，程式之完美，笔墨之深湛莫测，传统精神意识已成优秀定势，不可不知，不可不学，不可远离而另立炉灶，没有传统就不成

其为艺术。“四君子”哲理意味、诗情意味、书法意味、抽象意味、表现意味、拟人意味、传神写意均为可学的优良传统。“四君子”是书法用笔和水墨表现的最佳载体。



自然是艺术之源泉，心系自然，独诣自然，表现自然，回归自然，自然即我，我即自然。得大千神灵，天地气韵，自然风骨。“四君”在胸，意象自家写生，造

物由我，创作心底唤出，写出新“四君”。不失民族审美情趣，又具时代精神是历史要求的再度升华。



一 写梅 —— 源流与发展

梅是我国传统名花之首，春来花发群芳之先，不畏严寒，花香清丽沁人。梅高尚的品格、瑰美的本质，历代文人、画家吟咏描绘，风格迥异、各具神韵。

古代画梅，据载始于南梁张僧繇《咏梅图》卷。

唐代滕昌佑善画梅，创勾勒着色法。五代徐熙、黄荃亦此法画梅。

宋代崔白专用水墨，徐崇嗣用色没骨点染写梅。宋代画梅比较普通，出现画梅专一画家——仲仁，“月夜见梅影横窗，疏淡可爱，遂以笔戏摹其状。”

南宋杨无咎“折枝梅花”，圈花而不着色。

宋代已有《梅花喜神谱》专著出版，它是写梅经验与成就的总结。

元代王冕画梅，水墨点衬梅，“个个花开淡墨痕”，超绝一时。倪瓒、吴镇也以画梅著称，风格高标。

明代，写梅理论与技法已趋完善。陈录画梅，千枝成蕊，别具一格。

周之冕、沈周、孙隆、陈洪绶都以独特的手法表现梅花特性品格。

徐渭大写意“从来不见梅花谱，信手拈来自有神”，重意境而不重形似，率意而为，笔墨无滞，潇洒自然。

清代八大山人写梅奇绝简约。

石涛、蒲华写梅笔墨淋漓。恽南田，清秀没骨写梅。

“扬州八怪”都是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，写梅直抒胸臆，不受成法约束，风格、意趣都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及深刻内涵。



吴昌硕以石鼓大篆法写干，笔走蛟龙，浑厚高古，枝干纵横穿插错综交织万变皆成妙趣，开一代新风，对

今人写梅影响颇大。齐白石以金石气入画，苍劲逸绝。潘天寿写梅宁霸勿俗而不霸，格高韵清，刚劲有力。



二 写兰 —— 源流与发展

兰是传统名花，馨祖王香，不仅历代诗人骚客热情吟颂，文人墨客也醉心描绘，兰的放逸之气和幽闲之姿，被寄以高尚情操，与人的审美融之治成传统，相沿历史。

传写兰始于唐代殷仲容，又传北宋苏东坡始，但都未见真迹流今。

南宋杨无咎写兰，注重写生，风格雅韵。

赵孟坚笔法写意，风格细劲挺秀，幽清淡远。

元代文人画发展时期，宣纸广泛应用，使得墨兰艺术进入了成熟发展时期。代表人物首推郑恩肖写兰，疏花简叶，不事修饰，气韵生动，当时堪称“兰圣”。

赵孟頫写兰笔力遒劲，书法用笔，有明显风格。

管道升写兰笔意清新，天然奇绝，自成一家。

普明和尚写兰笔法松秀、清新，花歌叶舞。



蓝英写兰重法则程式，概括简练刚劲而雅，别具一格。

清代是写兰鼎盛时期：

八大山人写兰简括冷峭，意境灵奇。

石涛写兰纵姿雄健，酣畅淋漓，风神气概，多而不乱，少而不疏，困难见巧，“无法之法”，追求创新，面貌独具。

“扬州八怪”多善写兰，风格各异。郑板桥用笔爽利，清峻劲峭气度不凡，体貌疏朗。

李方膺写兰笔墨沉实，苍老，气势雄浑，不拘成格。

李鱣草书写兰，一气呵成，多得天趣，善博采众长自立门户。

吴昌硕嗜古善化，老笔秃锋，篆法笔意，朴茂苍古，风格独造，意境高旷。



三 写竹 —— 源流与发展

竹性格劲节坚贞，碧玉傲霜，刚烈不屈，四时不改本色，赢得历代文人画家的喜爱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。成为画家寄托思想感情最惬意的工具。

历代出了众多画竹名家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画竹经验并融入了文学和书法，成为优秀的传统。

画竹兴于唐，成于宋，盛于元，风行至今。据载：“夫墨竹者，肇自明皇，后传肖悦，因观竹影而得意，故写墨君。”吴道子画竹“不加丹青已极形似”，“唐人画竹精妙独数王摩诘”。



五代画竹西蜀李夫人月映窗而描竹。徐熙、黄荃皆善墨竹。

宋代墨竹达到相当高水平，首推“竹如我，我如竹”的文同，他挥写出竹的神韵与情理性。浓墨为面，淡墨为背始于文同。苏东坡得造化生意，首提“胸有成竹”道出了艺术与自然的规律。苏东坡创造了朱竹画法，对

文人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元代墨竹流行，名家颇多。文人、士大夫墨竹遗兴逸笔风致，使得墨竹风格多样。李衍一生画竹，钻研多种技法，并著《墨竹谱》、《竹态谱》等。管道升画竹笔笔疏秀，晴竹新篁是其首创。顾安画竹，竹态风姿，生动之至。柯九思画竹晴雨风雪，各得其趣，各极其妙。